

十三經注疏

二十五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用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梁山交韓國之山最

高六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

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

曰周衰其孰與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詐盡武其嗣乎

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奕音亦韓姬姓國也梁山奕

奕然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胡音翼騷素刀反動也詐相路

反疏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正義曰韓奕詩者尹

疾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

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具也命謂授

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國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

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宋錫公命是命為賜也三章言

公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

意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惠既美其人言訖及之主為錫命

而作故序言錫命以摠之○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

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

晉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

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身

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其山是其大者謂之為鎮故

知梁山為韓國之重鎮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

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奕梁山是美其貌

晉之滅韓未如何君之出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
已受之善晉又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
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叔叔之
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山王九年以下皆鄭語
文章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王也文王也文王孫魯衛是也
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孫當繼之而與不在者言不在
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彼先言和公
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文則皆
彼文先論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列之於後
此則畧取其意辨其間
亦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

道韓侯受命

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
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

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
之者決除其少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
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侯伯
甸毛徒遍入鄭編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陟用反明貌韓
詩作倬音
義皆同
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

解度共爾位

戎大度固其執也箋云戎猶女也朕我也
古之恭字或作共○解音懈共毛九勇反

鄭音恭云

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箋云我

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一方作損然而
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三自謂也○幹古旦一音聲君也
為于偽反

疏

奕奕至戎辟○毛以為此奕奕然高大之梁
山其傍之野本遭洪水之災維為禹所治之

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
命為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女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
職復為侯伯以繼先祖無得弃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在職
也當早起夜臥非有懈怠用心堅固執持以此侯伯之職位
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為損幹有違道不直
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幹之畧也○鄭以
甸為丘甸之甸戎為汝共為恭敬言繼女祖考之舊職未於
安職以助汝君為異餘同○傳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
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為平田故云甸
治大禹之功助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傍之地
有水之變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

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
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侯伯也以其命之使餘不庭方又言
因以其伯故知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
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
亂比治水也○箋梁山至侯伯○正義曰以言其甸之施於
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山
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獨梁山之傍
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上言禹治梁
山下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為韓侯而發信南山維
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
之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與成王俱
為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非禹之類而
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
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
聖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
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貢賦
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臣職奉貢賦也
下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為
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事韓侯之文處其中使得上
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為丘甸之知此使成平田定貢

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傳戎大處
固共執○正義曰皆釋詁文彼唯共作其耳傳讀為拱故為
執也○箋朕我至作共○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
或作其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傳庭直
○正義曰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脩長張大覲見也箋云諸侯執見天子曰

宣王觀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
厥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觀乃受命先言受
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一本黑上有書
曰二字璆其摻反又其休反璆字又作璆音林孔安國云璆

璆美王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璆
美石琅音郎耳音干琅耳珠也

王錫韓侯淑旂綬章

鞶革金厄淑善也交龍為旂綬大綬也錯為文衛也錫有

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綬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

鞶式也厄烏蠲也箋云王為韓侯以常職來朝車之故其多

蕭條簞以為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馬曰錫刻金飾

之今當盧也肇華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社纏益之

亦作綏毛如誰反鄭音雖簞徒點反弗音弗錯七各反雜也

沈采故反易音音發音漏錫音羊轉苦郭反皮去毛曰轉

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軌胡眩反又亥三同賤莫暨反一音

賤本又作箴同肇音條肇謂轡也厄於革反蠲音獨尔雅

作蠲蠲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蚕沈音晝字為于為反朝

直遙反藩方表反本亦藩同樊步丹反晝於革反一本作所

疏四牡至金厄○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

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

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觀也既行到

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太圭入行觀禮而見於王言其朝觀之

得禮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

華其上又有大綬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簞為車之蔽錯置文

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

覆配以赤色之帛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

也又以鍍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鞣於軾中虎皮淺毛

覆其軾鞞皮為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

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觀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

後入而享觀於王言以常禮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綬章為

車上所引之綬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纏蓋之以此為異餘同

○傳脩長至觀見○正義曰禮稱黃脩皆謂長為脩故脩為

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

是張為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觀是觀為見也毛於於

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

觀於王謂正行觀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觀其在路之時言其

將欲入觀非正觀時也執圭入觀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

美韓侯之德能稱出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箋諸侯至

其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觀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

四時通名觀則唯是秋禮以非通名故特解之駸異義云朝

通名也秋之言觀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

行觀禮也下云奄受此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觀王

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

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

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

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觀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

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

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觀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二注並言

六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

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觀也若然明堂位注云曾在東方朝必以春以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曾之祭禮云夏初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嘗在東方尤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闕春祭也箋以經用云入覲故分之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皆東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也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已國所出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覲享之意也引善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爲圭璧也以所寶善圭故以圭爲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琅玕是矣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畧畧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卅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井州韓屬井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爲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書至烏蠲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爲祈司常文綬大綬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綬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山或無染烏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江旄於竿首者然則綬者即交龍旄竿所建與旄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綬章王肅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鞞者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爲鞞中蓋相傳爲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鞞之中鞞持車使牢固也鞞字禮記作節周禮作楨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幣鹿幣春官巾車言犬旗旃旒皆以有毛之皮爲幣此云淺幘則以淺毛之皮爲幘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虫裸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幘與天官冔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冔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冔爲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綬申之面施諸幣前度綬而云施諸幣明在鞞上故知覆鞞也禮注謂之覆鞞於即軌傍之立木此幘亦覆之

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井州韓屬井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命爲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書至烏蠲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爲祈司常文綬大綬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綬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山或無染烏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江旄於竿首者然則綬者即交龍旄竿所建與旄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綬章王肅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鞞者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爲鞞中蓋相傳爲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鞞之中鞞持車使牢固也鞞字禮記作節周禮作楨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幣鹿幣春官巾車言犬旗旃旒皆以有毛之皮爲幣此云淺幘則以淺毛之皮爲幘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令其虫裸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幘與天官冔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冔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冔爲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綬申之面施諸幣前度綬而云施諸幣明在鞞上故知覆鞞也禮注謂之覆鞞於即軌傍之立木此幘亦覆之

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獨釋虫文郭璞曰大虫如指以蠶
韓子云蠶似獨毛以厄為厄虫則金厄者以金接蠶之端如
厄虫然也。○箋王為至極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為
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
緩是大緩則共旂一物旂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
傳以緩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
緩注云良緩君緩是也此緩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
云緩章謂有采章也。弗者車之蔽簾者席之名言簾弗正是
用席為蔽而知漆簾以為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
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蒨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蒲蒨既以
漆為車名明蒲亦漆之故注云蒨席以為之此車簾所乘也
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弗明吉車之等蒨之也。鈎膺樊纓者
以膺支連鈎與巾車注云鈎實領之鈎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
即樊纓是也巾車注云鈎實領之鈎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
馬大帶纓今馬鞅鈎以金為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到飾之案
釋言云羗羗也郭璞云羗音經舍人曰羗謂毛也劉胡人續
羊毛而作然則羗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氈氈以衣馬之帶
鞅也知五采也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
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
之鑲錫施鑲於揚之上矣釋言云金謂之鑲故知刻金為飾

卷之六

六

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鑲錫
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鑲錫指此文也案巾
車玉路鑲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計王路非
賜臣之物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鑲錫者蓋特賜之使
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繼首謂之革故知倕革謂繼也此不
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虫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
其非一一類也

清酒百土壺 屠地名也 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
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甲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
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晉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

其殺維何包鼈魚其敷維何維筍及蒲其贈

維何乘馬路車 殺菜殺也筍竹也蒲蒲翦也箋云包鼈

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
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者九交反本
亦作鞶同包鄭薄交反南九反鼈甲減反鞶音速筍字或
作笋血尹反乘繼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弱音寔膾古外反

蓬豆有且侯氏燕胥

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

相與燕其蓬豆且然榮其多也○且子

疏

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餞送之事也言韓侯出京師之時王使卿士

祖道之祭為祖若訖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

之顯父以酒餞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

而送酒多也於此餞飲之時其殺饌之物雖有何乎乃有以

魚之鱉與可膾鮮魚也其菽菜之物雖有何乎雖有竹萌之

筍及在水深蒲也不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

維有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

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蓬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

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傳

屠地至德者正義曰以屠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餞

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文

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

箋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

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故

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

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

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

下即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

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卿其

酒多之意也○傳菽菜至蒲筍○正義曰菽者菜類之總名

釋器云菜謂之菽故云菽菜穀對肉穀故云菜穀謂為菹也若平常菽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菽為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筍竹蒲筍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箋魚鱉至曰乘馬○正義曰案字書魚毛燒肉也魚鱉也服虔通俗文曰鱉者曰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新殺謂之鮮魚皆作魚然則魚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餞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云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筍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鬱以苦酒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莠大如匕柄正白生嫩之甘脆鬱而

卷之四

七

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
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
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
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為路車者
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
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
然之下文與其殺其較相類較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
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箋
箋且多至其多 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晉皆釋
詁文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
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其韓侯
邊且且然榮其多言作者以多為榮故言有且也 韓侯

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

汾大也蹇父卿士也箋云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瑛

豈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蹇之猶言言郊公黎比公也妹
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

作娶下注同汾符云反蹇居衛反豳直例反梨君號也韓侯迎止
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比音毗梨比音君號也

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里邑
也

云于蹇之里蹇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
猶榮也氣有榮光也○將七羊反本亦作鏘

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祁祁徐觀也如雲
言衆多也諸侯

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媵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云媵者
必婦姪從之獨言媵者舉其貴者爛然然鮮明且衆多之

貌○媵大計反妻之女弟為媵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且
後反觀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孕又繩證反曲顧一本作回顧

道如字 疏 命因言韓侯有可美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
又音導

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蹇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
於彼蹇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

車皆有八寫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
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蹇父之

門諸媵隨而從之其行徐觀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韓侯於
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燦爛然而其盈滿於蹇父之門也

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
之耳○鄭唯以汾王為居汾水之王為異餘同○傳汾大至

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蹇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
知也 正義曰釋詁云實大也傳音以實於音同故亦為大

於貴家躐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齊國不到則其
為王聘使之人故知鄉士也○箋汾王至尊貴○正義曰箋
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
下其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
上以其父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
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
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
言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莒
不公著立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姊妹之
子為甥釋親文王肅維申毛專以汾王為太王其意亦為厲
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拍他王也若是宣王之
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
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為厲王○傳祁祁至
道義○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為
徐觀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媵從姪者何兄之子弟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
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媵有勝
媵又自有姪媵其名不盡為媵而言諸媵衆妾者箋云獨言
媵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媵為最貴故舉媵以信衆妾明諸
言可以兼姪媵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顯之則於禮
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
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

躐父其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也
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為韓子為反注同姑其一反又其
乙反又音估相息亮反注同樂

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吏反

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躐父之姓也○箋相視至最樂
○正義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躐父為王卿士人臣不
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躐父
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
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
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
邦作者為與奪之言耳

孔樂韓土川澤訌訌魴鱖甫用

鹿麋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

訌訌大也甫用然大也嘒嘒然

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箋云其懸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
激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訐況甫反飭音房鱗音序應音
憂噴愚甫反本亦作夔同熊音雄罷波皮反貓如字又武
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龜毛曰麕貓麕音仕版反

既人之居韓姑燕譽
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
盡其婦道有顯譽○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

溥
力政反善也燕於通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句音餘

彼韓城燕師所完
師衆出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
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

築完○溥音普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
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宗音桓音

以先祖受命
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
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

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
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

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州受王畿北面之國因

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

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為獵物所逼前捕車遷○追如字又都
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文反

實墉實
令力呈反檢本亦作穢音險允如字本亦作統

實墉實
實墉實墉言其成深其壑也箋云實當
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與滅國繼絕

世故築治是城濬脩是壑并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統使如故

常○實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
同壑火谷反城池也濬音峻深也

獻其貔皮赤豹黃
罷熊 貔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去似虎或曰以熊
罷熊 貔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去似虎或曰以熊

還東人謂 **疏** 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矣波韓國所居之城
乃於古昔平安之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

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為一州侯伯既治州內

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為之節度也

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
令時節之也波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
為侯伯之事 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為

疾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
是成濟深是壘正是田畝定是稅賦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
百蠻追豹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熊之皮韓侯依舊法而
惣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箋傳大至築完○正
義曰傳大釋訪文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此言傳猶主
民之言誕故云大矣為歎美之辭韓城之言為下而發則韓
侯先祖亦居此城故知燕師所完是古昔平安之時燕民共
築而宗之據於時尚不毀壞故言完也本於古上或有太衍
字也定本亦無太字○傳韓侯至奄無○正義曰信二十四
年左傳曰邦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
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疾伯
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疾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
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為時節是為之宗長以惣領之故
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
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
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
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
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為夷鎮之服
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阜陶漢云外藩四
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寺九十八之四

十一

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
地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
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
時節早晚執費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
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豹戎狄之國
者以豹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
貊為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豹是二種之
大名耳其種非一國亦是百蠻之大惣也奄者撫有之言
故以為撫謂撫柔之也○箋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
先相嘗為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祖舊
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為下四句施政張本於
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即
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
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云也末言因
以其伯謂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蓋復舊矣韓是
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未知
定何時也因見使之時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百
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
其貢獻之難而為其來去之節也今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前
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為侯伯也不知何世

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為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頂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即百蠻故云也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繼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與復先祖之功摠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也貊也為繼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在貊鄭志卷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秋官貊隸注云征東夷夷所獲昇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貊為韓侯所統曾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管轄之時貊近唐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檢仇之最強故知為檢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檢仇字○傳實補至其壘○正義曰壘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壘即城下之壘釋言云隍壘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壘溝也李巡曰隍城也壘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壘也○雙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以時事驗之也春秋和六年州公實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

韓奕六章章十一句

江漢尹吉甫甫美宣王也能與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

召公召獲公也名

疏

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

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為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言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召公召至名。虎。○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江漢

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浮浮衆強貌。滔滔廣

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遂上出主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吐刀反。浦音。晉夷行。下孟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于。偽反。下主為同。竟竟。斃本亦作境。同。○既

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鋪病也

戎車也。鳥隼曰。為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曰。出我車。建旌。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鋪音。吳反。疏。江漢至來鋪。○正義曰。宣王之時。淮夷皆叛。親自命其將師。勇武之夫。滔滔然。多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自安非敢斯須。遂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已奉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我將帥之旗。旌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已主為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也。○傳。浮浮至夷行。○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強大也。下云。武夫。泚泚。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泚泚為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侯苞云。衆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為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涯。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鬻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名。姓。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潘。豳。導。濶。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疏

王於是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

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澌至下大別南入于江
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壽
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游王
命召虎故知官王於是水上公帥將帥也并云遣士卒者明武
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
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
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
貌非水之貌也向則士眾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
得云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
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
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
公代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
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
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
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
言來叙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詁文夜
鋪作補音義同○箋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隼曰獲春官
同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為
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為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
至期日而出車建旗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

寺充十八之四

十四

也旌旆無事則納之於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

方告成于王復洸武貌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

傳遽告功於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

憲反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馬曰透鄭注玉藻云以車馬給

使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箋云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

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爭爭鬪之爭○疏○正義曰上

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

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

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以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

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

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矣乖爭者我王之心於

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故遣已出伐今王國既定其

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箋召公至於玉

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

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

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
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
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
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
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

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江漢之澣王命召虎式辟

四方徹我疆土匪疾匪棘王國來極

澣水淮也式法疾病棘急極中山王於江漢之水命召公
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

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
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代北戎則違此言者○澣音虎沈

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疾音救王命行伐 本作王法
征伐兵操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

音早 報反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箋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
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

海而功大成事終也○分符問反 疏 曰江漢至南海○正義
又本其命辭言王在江漢之水王親命召虎云汝當以王

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治我疆界

之土令之脩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為之也當優寬以礼所
經之處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

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
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在脩其

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箋
辭水至此言考○正義曰澣水陸離水文疾病釋詁文棘急

釋言文彼棘作械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
不妄殺以為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盡其

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為者廣匪疾匪棘
其事非一故以為二事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

斂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
所殺傷殘害民命也以病害急躁其言不同明此為二事矣

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病害之
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之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

則用霸道霸道劣於王法故違此言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
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

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
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

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微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
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許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

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
稱人何與曷為與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蹙矣何休云
躁迫也巳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
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
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為躁字
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事者
依此疾棘為次耳○箋于往至事然○正義曰以召公承王
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為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
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
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
之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
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

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
勞於編疆理眾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損餘之臣
以正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來毛如字
鄭音資下同旬毛音處又音荀鄭作營翰戶旦反又音寒徧
音遍下同與音釋為于
偽反下為虎為其同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
十六

敏我公用錫爾祉
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

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
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為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亦

○肇音兆韓詩云長也
疏 王命至尔祉○毛以為王以召

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徧服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
言其功實大已悉知之因又勸之云昔我先王文王武王受

命之時汝之先君召康公維為損餘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
亦當繼康公之業不可憚勞也而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

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子耳汝之所為者少召公之
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繼先君我

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旬為營宣為徧戎為
彼為異餘同○傳旬徧至康公○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

作徧音義同為既以旬為徧則宣不復為徧當謂宣布王命
也召公召康公熈是召虎故辨之○箋來勸至勸之○正義

曰來勸釋詁文宣徧釋言又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
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

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為徧旬不
且亦訓為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旬謂勤勞於

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傳肇
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
注云敏行之疾也也官師氏三**整厘爾士墳拒鬯一**旨
德有敏德是敏為識解之疾也

告于文人

釐賜也拒黑黍也鬯香草也釐煮合而鬱之
曰鬯旨器也九命錫圭瓚拒鬯文人文德之

人也箋云拒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
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釐力之反沈又音賢瓚才旱反拒音巨鬯
勅亮反旨音罔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

周受命自召祖命

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士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

尊顯召虎故如此岐周使虎受山川士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
公受封之禮此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錫本
或作錫之山川士田附庸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義曰上言用錫亦

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
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
得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士田令之大於彼時也召虎於時往

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
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下年之壽臣
蒙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長壽而已○傳釐賜至之人○正

義曰釐賜釋詁文拒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祭鬱金之草
而煮之以和拒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
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拒鬯故謂

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祭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
又煮之乃與拒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
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拒鬯者必和鬱乃名

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釋器云旨中尊故云旨器也案春
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
左傳皆云拒鬯一旨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旨職時

未祭故旨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裘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
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
賜圭瓚拒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箋
拒鬯至見記○正義曰以毛解拒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
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

人注云拒鬯不和鬯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
鬯拒鬯鬯人掌和鬯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鬯也故孫疏云
是草名今之鬯金葵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
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
亦鬯者楚說為長賜之鬯酒令之祭祀是使編祭宗廟特云
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傳諸侯至士田○正
義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
侯有人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
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士田大
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士田即
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箋周岐至就之
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
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
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
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与之等故往岐
周命之明其後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
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
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
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
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
子之地故因留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只至今天
其廟為別廟焉

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公此四

國

對遂考成矢施也箋云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
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

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
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乃壽以下是也○

休許糾反聞音問施如

字尔雅作施式氏反

疏 虎拜至四國○毛以為上既受

蘇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
天子得萬年之壽又令此明明顯盛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

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答天子其辭如此今
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

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傳與遂至矢施○正義
曰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和之矢
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施字非也○箋對答至下是○正

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休美釋語文作
為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命之

時對成一工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思之謂如其已
康公所言天子萬言以下是也定本集註皆云對成王命之
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八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為戒然

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游徐方

疏

常武六章章八句至

為戒然。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師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流業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箋戒者至

正德十年

寺充六之五

人

釋騷。正義曰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征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雖美其實事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赫赫明明

王命卿士南仲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

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

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赫大祖音泰下及注大師大祖皆同將子匠反第一章注同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物

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

疏

赫赫至南國。毛以

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大師之公者皇氏使之監撫軍衆觀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

黷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
淮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主之顯察也鄭以南
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
大祖者大師三公皇父也此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
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勅之以此為異餘同○傳赫赫至
大師○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
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
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
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大師謂命此皇父為太
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
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
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太
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
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
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
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
兵也○箋南仲至兼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
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父而已

正義

卷之五

二

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
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
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太
師三公之名復言大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
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
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
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
餘項燕命將本相古今有之箋義為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
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為厲王則在此之先若
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
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箋敬之至尊○正義曰箋以
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敬之言警承上
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
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
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每軍各
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摠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
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
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
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齊
左傳曰王為中軍桓公為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

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言而毛不為傳則毛不
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
懼而處之不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

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

浦涯也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
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眾左右陳列而勅

戎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
掌其誓戒陳如字徐直觀反行戶剛反列也浦音普涯也

說文云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

水濱也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

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為之于為反下
為其同將子

疏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命將元帥此命

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即言所
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力而為行

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涯省視此徐
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

亦皆校許疏十之五 亦重校 三 余富

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三有事之臣使
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

事皆就業為異餘同○傳尹氏至浦涯○正義曰以王謂之
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未為此官始
命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此言戒我師依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
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

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
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臣水邊

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涯一物故云浦也○箋尹氏至誓
戒○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

大大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上
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為卿

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
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

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
乃出故行禮之時勅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
其職所云大司馬其居在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
其義一也言其居在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

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
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
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誅其至之
臣○正義曰告之以不留不憂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
誅其君吊其民由吊懸其民故不父留處而擾亂之立三有
尹之臣與十月之交釋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
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
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
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
箋緒至安之○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
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
君吊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
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
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
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赫赫業
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赫赫業
業有嚴天子舒保作匪紹匪游徐方釋騷赫赫業

府舒校

詩疏卷之五

四

施永四刊

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游不敢繼
以敖遊也釋陳騷動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釋王之
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
俾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
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嚴毛魚檢反
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遙反釋音亦鄭作驛音同謂
傳驛也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
俾從旦反解音懈傳張恣反恐立勇反下同

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

人然徐國則驚動而
將服罪○寔音庭
疏赫赫至震驚○毛以為上言戒勅

盛業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
也以此而往征伐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急疾言其
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禮舒行又非敢繼之以敖遊
言其不始而安行未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
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
動之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
人然故使徐方之國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
為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
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
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

以相恐動餘同○傳赫赫至動○正義曰赫赫盛貌業業
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
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
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教遊以
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况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教遊繼
之而宣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敢繼以教遊釋陳騷動皆
釋詁文○箋作行至恐動○正義曰此說軍已動發故以為
行匪紹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教遊也故讀
之為紹訓之為箋言釋駮則駮由此驛故知釋當作傳驛之
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
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燧其解緩故云亦非教遊也左
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代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漢之驛
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王奮雷武如震如怒進厥虎
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臣聞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
虜服也箋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眾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
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
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眾之降服者也○如震
如怒一本此爾如字皆作而闞呼喊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
王師而斷之○截才結反斷端乱反

疏
王奮至之所○毛
以為既到淮浦臨

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
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
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之上就而執其眾所
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

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
支黨也○鄭唯以敦為屯為異餘同○傳虜之至虜服○正
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釋丘云
墳大防李廵曰賁謂厓岸狀如墳墓是墳為厓也釋詁云仍

因也
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為人虜獲是屈服也○
進前至服者○正義曰以其臨陣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為前

也敦訓為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為屯
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
厚宜為布陳敦厚之陣也

臣赫臣為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
就執其
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王

王

王

王

王

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擊如翰苞本也箋云嘽嘽間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率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

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綽綽翼翼

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綽綽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云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

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疏王旅

國言必勝也○綽如字韓詩作民民同度待洛夕

旅雖經淮夷其師之盛嘽嘽然間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

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擊之翰其軍之衆多也如

江之廣如漢之大也其固守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其往

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其行之時綽綽然安靜不行異

掠翼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

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

○傳嘽嘽至苞本○正義曰嘽嘽間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

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擊如翰者擊擊也翰是飛

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疾天飛翰為一

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箋嘽嘽至可禦○正義曰此皆以

鷹大畧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

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人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

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

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為喻如江如漢不

取其流取其盛大耳○傳綽綽至濯大○正義曰綽綽舒緩

之意故為靜也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為敬濯大釋詁文○箋

王猶允塞

王兵至必勝○正義曰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

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

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

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

徐方既來

猶謀也箋云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

方來庭庭也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箋云用猶建也還歸振旅也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謂善戰者不陳○陳直刃反下同

謂善戰者不陳○陳直刃反下同

疏王猶至還歸○毛以為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

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既已白

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

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

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

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迷而美之○

鄭唯以借為尚為異○傳猶謀○正義曰釋詁文○鄭猶尚

至不陳○正義曰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

故易傳以借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

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善戰者不陳

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

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

來聘○印音仰此及召晏**疏**瞻印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

二篇幽王之變大雅也**疏**十句次三章盡六章章八句

至大壞○正義曰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敗政之故

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經七章所陳皆刺大壞之事○箋

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則為卿

故叔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

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瞻印吳**

也凡國伯爵稱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隆此大厲昊天斥王也真

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我下民甚矣天下不寧

正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吳戶老反填音塵下篇同**邦**

靡非有定士民其瘵孟蠹賊孟蠹疾靡有夷屆罪且立不

收靡非有夷瘵瘵病夷常也罪咎設罪以為咎瘵愈也箋

卒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為

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

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大惡○瘵側界反字林側例**疏**

反韓本又作蠹音牟屆音界習音古瘵勅留反在尊忽反**疏**

瞻印至夷瘵○正義曰言已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為

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施恩愛也若受百姓當以善政安之今

甚矣矣天下不安言不安以來已久也王又乃下此大惡之

政以敗亂之又疏所下大惡之狀王為虐政天下騷擾邦國

無有定安者上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蠱賊之
害於民則施刑罪以網羅天下一徑施行不復收斂為此殺
害無有常又無瘳愈時也言王降大惡如此故下民所以不
安○傳昊天至填父○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
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王之
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
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
不言昊以異其文釋詁云塵父也古書填與塵同故以為父
○愛惠愛至亂之○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言幽王為政不
惠愛我下民正謂降此大厲即是不愛之驗先言不愛為目
乃覆說不愛之狀其久矣天下不安來父鄭語稱幽王九年
王室如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
之言其不安之意也○傳察病至瘳愈○正義曰察病更常
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
為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
云瘳謂病愈愈亦止也○箋屈極至大惡○正義曰屈極釋
言文極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
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
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

詩卷之五

八

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
其文也蠱賊者害禾稼之虫蠱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
民如虫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蠱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
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
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
言曰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為自誤也
人有土田女及有之人有民人女要復奪之

王前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
反也○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
此宜無罪女及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音統注同一音他活反
哲

夫成城哲婦傾城
哲知也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
也丈夫天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

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知
音智王申毛如字詰音哲本亦作哲
疏 人有至傾○正

王之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
多謀慮之丈夫則與成人之誠國若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
傾敗人之誠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
此大惡故疾之也○傳哲知○箋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

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燕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亂國由陰陽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成傾有謀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亦成國任職是也謀慮理求雖丈夫亦傾城卒既死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發難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發以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聰明非言婦人有懿歎哲婦為臬為鴟箋云鴟有痛傷之聲也皆將亂邦也

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
時維婦寺
寺近也箋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下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

疏
箋懿有至無善○正義曰懿與噫字掌反語魚據反

不極伊胡為慝
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言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發似亂國政也噫其釋言又此刺幽王而褒似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傳寺近○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箋長舌至言故○正義曰以舌動而為言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

鞠人伎心諸始竟背豈曰
如不及舌亦謂言為舌也
不極伊胡為慝
伎害感變也箋云鞠窮也諸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也○鞠居六反伎之政反感他得反諸本又作詹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如雷員二倍
子念反背音佩注同慝他得反好呼報反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猶以蚕織為事古曰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蠶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為之築宮初有二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所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入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蠶浴于川祭于公桑風矣以食之歲既畢矣世婦卒蚕奉廟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

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璋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尸曰也
夫人纁二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
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
敬之至也箋云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
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維之職而與
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賈音古○同爾雅云市也倍浦罪反無與音預絃獲
耕反柔力對反則音欣奉芳勇反下同種草勇反突力計反
燥也食音嗣單音川爾古顯反君服與音飾禕音輝到首飾
禕是禕衣少詩照反纁素刀反木亦作終同益浦門反絳女
金反而與音預朝疏物人至蠶織○止義曰上言長舌之
有遙反下朝廷同疏惡史說為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
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為人患害且以變化無
常所言以不信為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
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為惡惡而不知其非故為
可痛傷也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于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
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
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維干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
傳技害或變○正義曰技者以心技格前人為之患害故以
技為害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維不一是忒為變之

二十九年八月

十一

義也○箋韜窮至不信○正義曰韜窮釋言文譏諸者皆不
信之言故以諸為不信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
何慝惡皆詩之通訓技人以智奸人亂德皆自以為善此刺
寢以自以為賢豈謂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
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媿其不信所以至
亡而不改也○傳休息至之至○正義曰休息釋言傳解
婦人死与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為事故引禮記以證
之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謂之藉田者天官甸師注
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廢人芸茅終之月令注云借
民力所治之然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
為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絃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服
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禕則人君耕
藉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衮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
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絃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
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
以下天子天子藉田在南郊諸侯藉田在東郊亦此意也躬
秉耒耜謂親耕之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藉是其所
事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摠
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古
陳下先公而諷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王后親蠶見祭禮之

禮必夫婦致敬也蟄室必近川者夏官馬質注引蟄云蟄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蟄宮之院牆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蟄宮之牆高二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宮有二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五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蟄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墻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蟄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辨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素為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馬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言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波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槿浴

寺充十之五

十一

張祐

於川文系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此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歲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二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為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繭以繭是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禕者彼注云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禕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繅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繩也凡繅每繩大摠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摠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箋識知至於利○正義曰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

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

天何以刺

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箋云介

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正見變異乎神何以不
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
注同介音界沙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通反被皮寄
反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云邦國於瘁類

於盡瘁病也箋云乎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
微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
邦國將盡困窮○弔如疏天何至於瘁○鄭唯以介狄別
字又音的瘁似辭反

正義曰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
神之所加故以富為福也毛讀狄為逃故為遠也則介當訓
為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肅
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箋介甲至叛違○正
義曰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忘是不當怨而怨則
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威亂將至滅亡
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
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
天何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為勢故
何在神上天者羣臣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則信

詩疏卷之五

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
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
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蠱霜雹疫癘之等也於
特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
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若臣若阿諛順旨必不
為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直
不肯從邪故為王所怨○傳類善於盡瘁病○正義曰皆釋
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為政德不至於
天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微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
於朝廷故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云心之憂
相與怨忌

矣優渥也箋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其寬謂但
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
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
遷於角反譴棄戰反

云云心之悲矣幾危也箋云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雖
天之至悲矣毛以為上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
憂之狀云之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幾渥而多矣賢人

疏

言言皆言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
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也而其矣賢人之言皆
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為寬
為近為異餘同○傳優澤○正義曰以優為優競之義故
為澤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澤是優澤為豐多之意也○箋優
寬至不憂○正義曰以天之降罔是羅網寬廣優競者寬容
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
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傳幾危○正義曰釋
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
二者相接成也○箋幾近○正義曰釋詁文上言書謂微加
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若亦相
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也故易傳也 感沸檻

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後
不自我後 箋云檻泉正出涌出也感沸出貌涌泉之源所
已怪何故正當之○感音必沸音弗

克鞏 貌鞏大貌鞏固也箋云鞏鞏美也王者有美德貌鞏
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幾幾之也○鞏二角反

寺九十八之五

十三

無美亦皇祖式救爾後 後謂子孫也 疏 感沸

至爾後○正義曰言感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噴涌而
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愁亦所由
來以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
之先何故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
以箋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貌鞏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
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
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
守王位無喪邦國也○箋檻泉正出涌出○正義曰釋詁文
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傳鞏鞏至鞏固○正義
曰釋詁云鞏鞏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
○箋王者至箴之○正義曰下云無美亦皇祖則知能固者謂
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民而云有美德者無不
能固反言以見意而言
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詩疏十八之五

十四

詩疏十八之五

十五

皆曰閹人是閹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
守內則者使守圍則墨則皆亦為閹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
則用金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閹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
門之禁注云內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
門以內用金庫門以外用墨其圍則用刑也官與寺人為類
主以奄者為各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宮之
守官奄為之故知閹是奄人之官各已奄者防守門閭親近
人主凡庸之君闕於善惡以其心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
精悍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官掖頗曉舊章常
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氣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
辯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親聽因惑思
主謂其智足在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
多由此作故詩人責王遠賢幸而近刑奄之人也原其本心
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之
阜阜訛訛曾不知其玷 阜阜頑不知道也訛訛訟不
大褻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 阜音羔爾雅云刺素食
也訛音紫爾雅云莫供職也玷丁簞又蘇音使裝駟云病也
說文云癩也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貶
一本又作衆 **寺疏** 十八之五 **十六**

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
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大戎伐之而
周與諸侯無異○業如字一音五 **疏** 阜阜至孔貶○正義
答反貶彼檢反隊直類反又作墜 **疏** 曰上言小人為謀將
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阜阜然志識頑鈍而不
知治道訛訛然在公竊情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為宜
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
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
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
與諸侯無異也○傳阜阜至共事○正義曰釋訓云阜阜
瑜刺素食也舍人曰阜阜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
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訛
訛莫供職也是訛訛為竊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竊癩也草木
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癩人常臥室故字從
字音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 潰遂也苴水
根 **云** 潰茂之貴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
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潰手戶對反鄭
所彙音謂棲音西謂棲息 **我相比邦無不潰止** 潰云
也苴土如反槁口老反

也苴土如反槁口老反 **我相比邦無不潰止** 潰云
也苴土如反槁口老反

也無下亂音言此也春秋傳曰**疏**如彼至潰止○毛以

國亂曰潰邑亂曰叛○相息亮反**疏**為言王無恩於民致

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致使此草如

彼水上接止逐流之浮直也旱歲之草如水上之直言其枯

槁無潤下民不得王恩亦如是也民不見德禍亂將起詩人

閔之言我視此王之邦國無有不亂言其必將亂也後犬

戎殺王是此言之情○鄭唯以潰為彙接直謂樹上為異餘

同○傳潰遂至浮草一正義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

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直

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接為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箋潰茂

至接直○正義曰潰茂連文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

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接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箋不

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

嫌亦為彙故連聲言之又以接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

接理亦不憚故以為如樹上之接直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

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

旱草草又如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箋春秋

至曰叛○正義曰僖四年公羊傳文也引之者證邦潰為國

亂之意也**維昔之富不如時**往者富仁賢今也富彙使

今之疾不如茲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彼**

疏斯釋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彼宜食疏今反食精

也箋云疏糲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糲而此昏

祿之黨反食精釋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

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釋九鑿八待御

化○釋皮賣反兄音況下同糲爾未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

又反下同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率音類又音律又所

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音子沃

反**疏**維昔至斯引○毛以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

人故舉明王之政以並之言維昔明王之富者不

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又言今時所以異

於昔者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王富賢人今世

則病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病其賢者故小人由沙當路以病賢者

之言彼宜食疏今乃反食精釋之小人由沙當路以病賢者

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滋益此亂之事使更

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長故責之○鄭唯彼疏斯釋為異

餘同○傳彼宜至引長○正義曰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

疏今食精釋言其富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訓况為賜

李介分平甲 寺疏 卷之五 十七

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况為滋滋又為益引長釋詩
文○楚疏麤至御七○正義曰以疏對糶則糶於糶也糶於
得者唯糶米耳故知謂糶米也職主釋詁文以疏對糶文糶於
此則古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
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糶昏椽之黨食精也職况斯引
職訓之為主茲此引長言士為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糶之
云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糶十糶九鑿
八待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糶米三
十糶米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糶米三升以
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糶也言
此明糶糶於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頻也箋云頻當作
此明糶糶於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頻也箋云頻當作
也喻于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頻舊云毛如字
鄭作頻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泉之竭矣不云自
云頻今頻則頻是古濱字者與音餘泉之竭矣不云自
中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
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臣如益之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箋云溥猶徧也今時徧
復土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音王也疏池之至
或謂見誅伐○溥音普歲音災徧音徧下同疏池之至
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
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
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
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無水以生之故也
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內之無水以生之故也
之故也今王內無賢臣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
矣而在故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亂漸益六於久豈
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箋頻當至益之○正義
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
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
生焉其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地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
云池水之益由外溥焉上章刺王陸賢故知以此竭喻外無
賢臣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無賢也
臣故知下經以泉竭內無益以喻無賢也
命有如乃只公日辟國百里今也口威是國百里

也言有如者曷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出王臣○辟音闕

六反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言其不高

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疏言曰昔先王至有舊正義曰

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效於楚國之上不言無賢臣

召晏文七章四章五句三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一章七百六十九句

附釋音七詩註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五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

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為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于成王既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德洽也書叙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東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其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歸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取其行而不見隨將大沛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

寺充十卷之一

十

十

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尊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即應作禮樂但為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禮記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即位之初也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誦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檢周頌事跡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發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書也周書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叙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弟則詩本亦當代為別高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同前賤者

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
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按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
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入下所共不須獨按於周之太師也
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推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
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惟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
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
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
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遺壽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
與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
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竟典文也左傳季札見
舞韶蕭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壽如地之無不載
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
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下同所遇
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篇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
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壽無不持載明聖
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父矣
天之無烈風淫雨疇穰維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
天順踐祚即攝七年為鳳見黃英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
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

詩卷之九

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治於
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
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
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
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
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
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祀成湯烈祖祀
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為所祀之王頌者頌既祀成湯烈祖祀
籒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為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
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
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
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
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
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
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
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其父祖
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達盛德之容
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顯頌德之容
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作是頌
非告神又非風賦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也然曾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齊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載于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三日敷特繹思伐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叙武資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閱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沒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大平之前也雖禘祫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於於武王之朝年十四禘於群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於周禮撤

府舒校

詩疏十九之一

三

王帝友

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懽心以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君攝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况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祀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誓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雍和鳴亦為客房止永觀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房止永觀

厥成以此考之若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奉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劓文於性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位政後成王除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子同時而閔子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甚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己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叙皆得為武王之事但叙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也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秬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濟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後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有

序

詩既九之一

林重校

四

王肅友

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於於已故得自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先不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廟以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昊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如天榮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疆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特強道致年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年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意嘻也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謂樂奏而聽

之故次有警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備
所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雖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
諸侯之來朝有禮或刺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故
以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
次武也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
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
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而後諸謀君若訪問而臣進
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旅也既謀重求助
致祭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交良報也甘饗雖國之貴神卑
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
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禱以致胡考故
次錄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
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匱賁般以為和樂
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為多而事相類
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樂
望聖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於清
廟開示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禋告之未
祭類禘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者

少者三子

寺九十九之一

五

王禮考

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述守般非告祭之文
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
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釋蕤為末祭群分觀此則
次有義矣可以論難雜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
藏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
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
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骸不見若日月星辰之輝言
日月星辰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
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
降命○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
文為勢也以天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殺以降命也
殺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
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殺
地○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上會
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
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上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皇
也○大司徒職曰以上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皇
物二曰川澤宜廣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黃物五
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
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

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截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玄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祔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祔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與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與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與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只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中雷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歸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禮社祀為龍廟祭先祖亦人立

小九之三十一

寺末十一卷之一

方

立

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奉仁山川所以廣鬼神五祀所以本其事。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谷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象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象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為制度而制度與祭即是事也故云本其事山川亦有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廣鬼神言廣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才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既言祭群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群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借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奉金玉

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甌金
王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
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
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饋思神則已為礼行矣故畧之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
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田
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
脩飾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群神之
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
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入君必絜其牛羊馨
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
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
平而報而節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群神之主故
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特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
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
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
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邁般相之
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
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
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

有舒發

詩九十九之一

七

江盛刊

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
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
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為顯神明多由祭
祀而為故頌叙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
小故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
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
工有容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愆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
是頌賦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
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意嘻載芟良耜及極是郊社之歌也
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誰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
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暨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
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
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
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
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祗五方之帝六
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
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
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
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
王肅準鳴鷄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

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為成王即政
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
廟予小子之篇見也自客小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
且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
為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群廟則雖
為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清朝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清朝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宗文王也天

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至時之居止宮室象貌為之

耳成洛邑君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席古今字也昔笑反杜

頌云蕭然清淨之廟也維音洛本音作洛水名字從水後

漢都洛陽以火德為水剋火故改為各傍佳朝直遙反

清朝八句至王焉。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

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

於是天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

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依此清廟之詩後乃用

之於樂以為常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

四時之首故以祀為通名楚茨忽云烝嘗序稱祭祀是秋冬

李亦小令之三十一寺亦十九之一

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

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穀禮春約夏禘四時皆無

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此因以周法言之

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為祀是祀為通名也案召誥經

序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

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為王既成洛邑在攝五年

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

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

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

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

四夷但四夷出乃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之耳諸侯之

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

將頌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

公率西方諸侯卑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為之

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

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

此祭而為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

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案

朝至年時。正義曰此篇文王神之所居稱為清廟之意以

其所祭乃宗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
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廟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
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
是天德清明也孔子問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
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
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
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
王者穆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
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說不清靜向獨文
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
此詩者謂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墓門云歌以
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
為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為
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論
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
貌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
居之宮矣案鄭志說顧命成王崩於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
右房為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樂記注云文
王之廟為明堂制則文王之廟不類生宮而云象貌為之者
文王以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宮室制度未暇為天子制

耳若為天子之制其寢必與廟同亦是象王主宮也若然祭
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
雖立必事之若生為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
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想見其
容貌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為室不為形必不得象先祖
之面貌矣或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故宅洛
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
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
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
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
朝為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於穆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
和相助也箋云顯光也

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
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於音烏注同後發句皆放此以
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

疏

於穆清廟○毛以為於乎美哉
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

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於此衆士等
皆能執持又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
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

疾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然亦承
也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
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奔
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
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餘同心傳於數至相助○
正義曰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爲數辭穆美釋詁文
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之美也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
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爲敬雍
爲和也釋詁云相助勳也但訓爲勳是相得爲助○箋顯光
至助祭○正義曰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
於義爲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
於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公祭初能敬和也以肅雝
者肅雝故屬於周公唯顯相爲諸侯耳知顯相是在其下明是相
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然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
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名多士
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
海發和明德來助祭以敬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迨於越
和爲諸侯者義得兩通也

卷之五

詩卷十九之一

十一

詩

在天

執文德之人也箋云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
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顯其素如存

有疏

傳執文德之人○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
文王之德故傳中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

也亦與鄭同

○箋對配至生有○正義曰釋詁云如合會對
也其對爲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

也其對爲配

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

也其對爲配

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

也其對爲配

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

也其對爲配

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

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駿長也顯於人矣見承於
人矣不見顯於人矣箋云駿

大也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與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
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承順文王之志意

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
與音餘下同**疏**傳

長至於人矣。正義曰：駮長釋詁，又言長者，此亦走在朝。米
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子精神已在於天
光顯，文王昇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
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人厭，所以諸侯多士
奔走助祭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
不見厭相涉，為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箋駮大至厭之。
正義曰：駮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
世不宜以駮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認言奔走，則文義上
事故云：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朝中，命
祭以其俱來，故訓駮為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人傳亦
云：駮奔走注駮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
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直道猶存，既言人能配
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朝，王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
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又王之德光明，文王之德
亦得為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
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即是不見厭於人與傳言也。

清朝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告大平者，君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

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疏維天

樂。○維韓詩云：維念也。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疏維天

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

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大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

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以告文王之廟言今

之意，故以大平之時告於文王，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言今

已大平已將制禮作樂，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文王德有

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王之德，意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

也。○箋告大平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謂云：我其收之，駮惠我
文王是制禮之意，明其將欲制禮，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
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
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
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
具其心有遺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
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
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大平，故不為耳。今於五年之
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禮作
樂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頌
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頌，其禮亦應頌。

之未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
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
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伯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
遺恨為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者王於文王
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
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疏維天之命也
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
此天以爲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

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六實光顯也文
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

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謹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
公其當歛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告成富

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爲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
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爲純美益爲盈曾孫通謂後世之

王維此爲異其大意則同○傳孟仲至之禮○正義曰文當
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辯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

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季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
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季於孟軻者書論詩毛氏取以

爲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數大哉天命之
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足數大天命之

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爲
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

之禮者誤也諸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已此
傳鍾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已之義蓋取其所以說而不從其

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箋命猶至不已○正
義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

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不已爲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
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
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慎收
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

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行與我我其聚斂之
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八官之職也書曰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相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溢慎市
寢反本或作順案爾雅云述神溢慎也不作順字

王肅及崔申毛並作順細也明與音餘單音用

曾孫篤

曾孫篤

曾孫篤

之

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

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疏傳純大至收服○正義

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首龍反疏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

詩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

謂德之純美無缺而行之不止息也考經云滿而不溢是

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

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德以制

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

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

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為

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志也發語

言所作以曉人故言謂為周禮六官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

末節樂又崩云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

故序以言焉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

今所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蓋是配文祖明堂

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舞家用兵時刺伐之舞

疏五句

武王制焉○刺七亦反

疏傳純大至收服○正義

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首龍反

疏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

詩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

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

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

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

謂德之純美無缺而行之不止

息也考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為

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

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與天同

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

言以嘉美之德以制之與我我

其聚斂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

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公

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

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

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歌樂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
武王作樂象而為舞既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
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大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
之而為此歌焉時邁般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出乃頌
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
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見
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出猶尚奏之可知須必大平乃為
明是胡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
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見而歌之也經言文王之法可
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箋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
經言文王序舞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為名故解
其名此之意故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亦焉
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
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為之舞故謂之象武也知者以其言象
則是有於去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
文王之伐武王制焉者以為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
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以述矣於周公之時
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別樂
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俱
小六五下 一寺九十六六一

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為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為
之周公大作故別為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
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
所告所用周禮無之伐二十九年曾為季札舞之明其有用
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箭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
也箭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箭舞者所執南籥
以篇也其言箭為所執未審何器以前為舞曲不知所出要
知箭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
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
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
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
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
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真清廟相對即但是
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
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箭管以
次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而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
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攝其聲又為
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
而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
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

則非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
管之棲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
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下言象耳
維清緝

熙文王之典 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
也。文王受命七年五化

疏 維清緝熙。正義曰詩人既
觀太平見奏象舞乃述其所

象之事而歸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
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為之乃
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黨言其
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

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言祥矣
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為此維清緝
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事然後上本文王又據文王說
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

其訓為常是典得為法。箋緝熙至五代。正義曰釋詁云
緝熙皆光也但光亦明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
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當
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局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

正德十二年刊。寺丞十九之一。十五

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
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肇禋 肇始禋祀也

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肇音召禋音因徐又音烟
疏 傳肇始禋祀。

詰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為祀。箋文王至上帝。正義
曰禋者祭天之各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候我應
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
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

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伐崇之後乃紂王應
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
崇為強言祭矣而伐據崇為說也我應云文湯伐亂崇發首
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

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王為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
引之以証禋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
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
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迄用有成

維周之禎 迄至禎祥也箋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
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

得天下之言祥。迄許乞反禎音其尔
云同徐云木又你禎音貞與維奉同
疏 傳迄至禎祥。正義曰迄至釋

諸文祿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禋
定本集注祺字作禋。箋文王至吉祥。正義曰此詩之作
在周公成王之時以文王為古故謂武王為今自是辭相對
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
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
為伐紂徵兆故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

位也。朝疏烈文十三句。正義曰烈文詩者成王即政
直造反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

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
祭於祖者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遂其戒辭
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
政明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不以為已
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
於庶此不言遣者彼勅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
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為君之法
其辭不為將遣故不言遣箋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

公序九十九之一

十六

諸侯為重故舉諸侯以摠之。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
即政所以有祭得為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
之禮祭於祖考廟告已今繼嗣其位有此祭故諸侯助之也
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
禮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
有所禱請非即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
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
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
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禮以祭而
有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歲首朔日則是周正月矣臣工
箋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
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
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為年端
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
事云烝至歲文王辭牛一武王辭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
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給祭
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其
宜為後謂封伯禽也被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
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給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
日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

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
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群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即勅戒諸
侯事訖乃更以社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必
知彼與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
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并知台祭文武於文王
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即云王命作無是
并告二神一也為祭甲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
則徧告羣廟而後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列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
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
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下也○辟音壁注

下皆同社音耻疆居良反竟也傳直專反
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
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
此等作周藩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
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
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
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前滅而我武王觀汝

李氏小令三十一 寺庵十九之一 二十七

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
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
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
以繼其先祖也人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
得其賢則國家強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訓導之不顯乎
維是有德若能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
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
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先王則此武王其
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為助
祭者有卿士與諸侯公辭謙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
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群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
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
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
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
之謂增其爵命加二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若官大
功勤事不廢我則汝繼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勳其績其
出於外而君之汝等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善之法汝等
公等無德乎道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四方鄰國
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
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

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則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
之故入稱誦之不亦故等宜其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
至錫之。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
之以福使得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王文王造此
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為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
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社福為
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
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
士矣。箋惠愛至天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
百辟是卿士之勳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
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
也此既分辟公為二故下兩經亦分為二皆上戒諸侯下戒
百辟與此勢相成也。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為爾則此經云
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為天賜社福謂賜文
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
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無封靡
所云之德之純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王之

卷下八之三十一 詩卷十九之一 十八

封大也。纘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云崇厚也。皇君也。無
大累於女國謂侯伯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
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功
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累劣為反下同。
疏傳封大至皇美。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
豕後淫靡是罪累之事故廢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
之義故以崇為立也。戎大皇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
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繼
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
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
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叙緒也
則繼父祖之胤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
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箋崇厚至封之。正義曰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為厚也。
皇君釋詁文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勳勞之辭耳其實小累
亦不可也。若無罪累則是有功王者之於諸侯有功則賞之
故知厚之謂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
當念立所職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勤事不廢謂人臣守職
之中又為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

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無競維人四方其訓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

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訓道也前王武一也箋云無疆乎維得賢一也得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勸明其德乎勸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
疏 傳競疆至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道音導

競疆釋言文也教訓者所以導誘人故訓為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此篇皆戒諸侯之辭此經所言陳武王之事使諸侯慕之也○箋無疆至不忘○正義曰得賢國強則四鄰畏威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為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在寮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其為焉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稱謂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武王誤也

寺九十九之一
十九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整至不密○大音泰大王太祖皆同

聲直留反又音
疏 天作七句○正義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詩人以此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約嘗烝但祀是越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后稷耳

於王既總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時實祭而後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箋先王至不密○正義曰周公之追王自大王以下此序並云王公故辨之也諸整至不密於時並為毀廟唯洽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也

及也時祭先公唯后稷耳若自言先公謂后稷也此等亦為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

先公欲明此皆為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

也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禘祭案玄鳥箋云祀當為禘若
鄭以為禘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禘也天保云禘
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正此亦時祭何
故不可兼言公先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
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禘祭作序者言禘於太
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
正是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

所作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研及岐至于荆山天生
此高山使與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天之廣
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疏**天
岐其宜反道音導汧口田反又口見反幽彼貧反

高山毛以為天之生此萬物在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能其
道德使與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即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
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
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山川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故也

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
矣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
往者亦然為互文也○鄭上二句別具在箋餘同○傳作生
至所作○正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為生也荒者寬廣之義

李中書云 寺九十九之一 三十一 子吳

故為大也○箋高山至其初 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
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

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研及岐至于荆山禹貢文彼言禹
所開導從研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
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為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

信三十一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
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盛若旱麓云榛栝濟

齊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尊
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為大未必
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
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
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五年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為
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
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
周民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
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
定數耳○鄭江禹貢以為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禘成五服

士廣萬里下肅難鄭云禹之時士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為方
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
而五并本

為六也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夷易也箋云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
築作宮室以為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

君有交易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神以簡能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簡則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德
卓爾與天地合其德○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夷易字與反

下徐易曰皆同攸古卯反乾其連反○苦魂反字亦作坤訂
待項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議也譜云參訂時論謂平此

之也字詁云 子孫保之疏 箋彼彼至其德○正義曰釋詁文○
云言平也

徂為民注則彼作為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萬民也
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為道也徂謂高往去則作

為前至者此作矣即絲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言
築作宮室以為常居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後轉也後

之往者以波邦之君有交易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倜儻和易
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於文也言

大率未全下 寺充十九之一

乾以反易故為知坤以疑簡故為能人能交易則其情易知
疑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

則功可就故易從則有身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
則可以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

可長久是為德有所成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
廣大具為業有所成就故可久則賢人之德舉事有功道可

已易簡為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天
地之德易簡而巳故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

訂者此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佐坤之義此並大王之
王之道則此二王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

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云云賢人之德賢人之業
者王彌云不曰聖人者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

之王皆以賢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次故寄賢以為名第
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
則未能而也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聖聖大賢可以比
於文王優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能盡此妙也譜云
參訂時論是訂為山並之言也論語云 天作一章七句
如有所方卓爾是也爾為高遠之稱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九 十九之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

昊天有成命七句。正義曰昊天有成命

詩者郊祀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

祭神州之樂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

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無民不

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無民不

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不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

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

故鄭言郊祀也祭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

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

春官大司樂職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

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故以二至之日祭之於北極

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地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

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

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

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

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相相對此郊祀天地

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

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

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

王不敢康夙夜其基命宥密 二君受之成 疏 昊天有成命 二君受之成 疏 昊天有成命 二君受之成 疏

因誤故破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我將十句。正義曰我

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大

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

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

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具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

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

五帝於明堂莫適十月令丞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享

者禘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

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心

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

祭月必有大享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又

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故知祀文王於明堂

是大享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於此矣玉藻注

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

李祭合十一寺九十九之二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

特牛此經言維牛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

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

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

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

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牲以藝祖為文祖猶周之

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

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

明堂是六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此經雖有維牛之文不言

其牛之色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

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

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

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黑精之帝禮西方以立

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赤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

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

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施設一祭必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

之事則有全烝既惣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

用全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

玄與此別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

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

人維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建其意唯言文王
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右後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
周辭不及稷思文唯言右後有德不迷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將大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

皆充盛肥腠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將如
字享許文反徐許亮反右音又注及下同本亦作祐○肥
曰肥豕曰腠○疏我將我享○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祀

肥羊維是肥牛也以此牛羊所以得肥者維為上天其佑助
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日
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

周公成王之祭又散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為天之
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早起夜卧畏敬天之威怒於
是安之言安行文王之道以為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

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
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報福於文王此
文王既佑助我而散饗之故所以與我報福也餘同○傳將

大享獻○正義曰皆釋詩文○箋將猶至助之○正義曰以
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大將者達致之義故云
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腠有天氣之

助有其為天佑助故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厚
碩肥腠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
疾疫蠱也謂其備嗜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

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
助天之助人唯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
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者以下句乃云既佑饗之

則此未是佑人而文連牛羊知是佑助牛羊亦是饗人之德故
助之也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
云燔黍於泰壇祭天用騂牛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牲矣而

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禱焉貴誠用憤其配之人無莫禱之
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禴牛是配者與
天異饌明其常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其有羊也
夏官羊人云豐積共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
豐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謂禴禘祭司中司命之等
也

右饗之

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假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至天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疏傳儀善至靖諫○

善受而福之○疏正義曰皆釋詁文

也刑既為法則式不復為法當訓為用毛於暇字皆訓為大

此暇亦為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曰謀四方維天

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飲饗之○箋靖治至而福之○正

義曰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暇主人與之以福

是受福曰暇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為則家謂則家

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所以蒙佑不宜為謀之

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

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箋云于於時是也早

道王之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

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編于群神

遠行也○巡音旬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土佳反說文

字林作柴行下孟反下出

疏時邁十五句○正義曰時邁

行同禱市戰反偏音通

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七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

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祭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

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

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

于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戰于戈明此

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為之得自作
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
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
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
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
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
○箋巡守至群神○正義曰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天
子封建諸侯以為邦國令之為王者守上天子以時往行其
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而又為封禪禮焉以此故
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波說舜受堯禪即位之後
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
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
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

庶事萬幾耳曰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
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寃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
世聖王知其如是欲制爲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
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
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人帥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
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地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
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傍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
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爲祭天何本巡守爲天所
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祭者山川之神望
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禘以尊卑次秩祭之是
也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爲告祭之禮非獨
東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餘岳不
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禪言禪神之地封禪必因巡
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
巡守其封禪必太平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
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
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

小記百廿

寺九十九之二

古

封

之見於經者唯太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
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籙龍假雖不言封
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
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衆物是
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末太平必不可也王制云王
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以萬物
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河萬物
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曾
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
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焉成事
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厚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
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
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
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
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
十三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於周唯言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是武王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
之文參之此詩是武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
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
編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正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

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編於羣神於二月巡守
之下唯有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編於群神此一句衍字
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
祀不言編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
四岳河海經唯言嶺山喬岳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編群神
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位之時
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編羣神也又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子之寶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岳岱宗也箋云薄猶用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
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諸多生
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
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群
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之也○
右音又注同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
也喬音橋嶽本亦作岳同音岳知音智
疏 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
定太平追述武王之事實言武王既定

大世系卷七

寺九十九之二

七

子真

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
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
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其
所往之國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
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為安寧百神及河
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入神得所信乎武
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
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
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
其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
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其大美
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
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也○傳邁行至岱宗○正義
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喬高釋言文彼疊作音義
同釋語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
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
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謂之岱宗者應劭風
俗通云岱始也宗長也万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白
虎通云岱者言万物相代於東方也○箋薄猶至美之○正
義曰柔音傳云薄解箋云薄言我薄其云薄欲如此亦是初

婦之義故轉之為甫訓甫為始也允信釋詁文序言巡守也
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
昊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為
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
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為
天所愛復為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
自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
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為巡守慮有不服之虞故美其無不服
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又解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
意以王行巡守以軍從故也知者以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
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
主及軍器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
言繫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
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
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心者未有
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馬言大
合樂大合樂者備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
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
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封安
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

寺九十九之二

山川之神神以王為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
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
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備於羣神也允王
維右惣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美之也明

昭有周式序在位

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

周家也以其有俊又用次第處位言

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

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為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

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

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後常愛

○箋明見至之效○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

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修文之人用次

第處位故也此經一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
子愛佑序**載戰干戈載橐弓矢**戰聚橐箭也箋云
之效驗也**載戰干戈載橐弓矢**戰聚橐箭也箋云
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誓震疊之效**疏**傳戰聚橐
也○戰測立反橐音羔船吐刀反復扶又反**疏**傳戰聚橐
曰戰聚釋詁文橐者弓衣一**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名翻故內弓於衣謂之船弓

夏大山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
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肆音四夏戶雅
友下允王保之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疏**傳夏大

曰釋詁文○箋懿美至稱夏○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
而用之謂武序在位是武王求而得之也以言陳之於夏故
知夏為樂名又解名為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六者謂
夏也夏為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
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驚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
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局
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亥謂以文王鹿鳴
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各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六者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云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
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也韓詩云執服也
疏執競十四句
○正義曰執

執競祀武王也
也韓詩云執服也
疏執競十四句
○正義曰執

康上帝是皇
無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道者雖有武王耳不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
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大助本或**疏**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
作天功**疏**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
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
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
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
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
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
馨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
之福衆多而後獲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
又感儀順書友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饒
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
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康上帝是皇
無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道者雖有武王耳不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
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大助本或**疏**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
作天功**疏**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
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
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
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
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
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
馨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
之福衆多而後獲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
又感儀順書友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饒
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
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康上帝是皇
無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道者雖有武王耳不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
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大助本或**疏**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
作天功**疏**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
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
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
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
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
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
馨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
之福衆多而後獲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
又感儀順書友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饒
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
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康上帝是皇
無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道者雖有武王耳不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
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大助本或**疏**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
作天功**疏**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
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
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
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
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
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
馨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
之福衆多而後獲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
又感儀順書友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饒
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
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康上帝是皇
無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道者雖有武王耳不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
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大助本或**疏**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強盛之道
作天功**疏**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
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為顯也由其
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顯得
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
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
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
馨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
之福衆多而後獲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
又感儀順書友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饒
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
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傳無競至皇美○正

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烈業顯光皇美皆釋詁文又曰
康安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大功謂伐紂也成之謂安祖考也
武王祖考其心異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
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箋競強至
福祿○正義曰競強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伐
紂故年維烈是克商之功業也下武云三石在天王配於京
求言孝思應疾順德故知成安是成安祖考之道也既強顯
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國不絕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自彼成康川彼
成安之道也奄

同也斤斤明察也箋云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
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斤紀觀

反疏傳自彼至明察○正義曰訓自為用故云用彼成安
以奄為覆覆蓋蓋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鄭於闕官玄馬箋皆

釋訓文明明斤斤察也此連其明故云明察鐘鼓喑喑

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

醉既飽福祿來反
喑喑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

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

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報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

符板反又音服重直用反疏傳喑喑至反復○正義曰喑

重也又音服重直用反疏傳喑喑至反復○正義曰喑

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台集也釋訓云喑喑樂也穰穰福

也舍人曰聖皇鐘鼓之樂也穰穰眾多之貌也其氏引此詩

明穰穰是福晉之貌也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

大也箋以反反為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閉習自

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本作覆○箋武王至

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報辭尚云受祿

于天且孩于田天子報辭致福固宜眾且大矣故云謂如報

辭也祭義統於祀之禮主人愨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
威儀反反是即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
謂羣神醉飽也祭末燔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即既醉
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羨其
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
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群臣既醉之

與云帝曰奔黎民俎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俎讀曰阻阻
厄也時讀曰時始者洪水時眾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時五
穀以救活之是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也蓋稷云禹曰予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
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魚鱸食謂魚鱸也粒
米也又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也

常于時夏 年麥率用也箋云貳貳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
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侯以燎後五日火流

為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年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
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
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
有九書說鳥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貳音庚子又作
詒同年並如字字書作麩音同年字或作麥孟子云麥夫麥
也廣雅云麩小麥麩大麥也疆居良反竟也介音界大也後
攷此夏戶雅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 傳年麥率用○正
侯音仕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 義曰孟子云麩麥
播種而擾之趙岐注云麩麥大麥也 說文云麥周受來年也
一麥二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也

府寄校 詩疏九之三 林章校 三 江盛刊

俱訓為用故率為用也○箋貳貳遺至之德○正義曰貳貳釋
言文率循育養釋詁文武王渡子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

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涖
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
穀正也天意若曰以穀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
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涖涯也王出
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
至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臝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
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循變也鵬當為鴉鴉鳥也
後五日而有火為鳥天報武王以比瑞書說曰鳥有孝各
武王卒父業故鳥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
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年天意若曰頌假
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年麥也詩
云貳貳遺率循育養之文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
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年彼云穀至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
也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
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
其助然則目下有比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
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

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矣以燎不言則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右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牛理當為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大命武王正以是牟麥首種而存記此後穀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波今之經界者謂當時經界已廣八萬里於波此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符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上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助故於樂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元夏是也書說焉以穀具來云穀以記右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鈔及合符右皆有此文注云稷野農稼今為銜穀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九

十三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疏

臣工十五句○止

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勤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恩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矣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不言其始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

嗟嗟勅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釐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

之朝無自專○釐力之反若如預反徐

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疏

嗟嗟臣工○止

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斤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數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賞罰當來咨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自專也又勅其車右以農事亦嗟而又嗟重數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人也今已足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畝田言汝當奈此民之新田畝田何欲其勤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哉本赤烏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得此年麥之瑞而為天下所休慶也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為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眾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鑄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餘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傳嗟嗟至公君○正義曰嗟嗟數聲將勸而嗟數故云嗟嗟勸之非訓為勸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子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公君釋詁文○箋臣至自專○正義曰此遣諸侯之歌勸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之義故為理也咨謀釋詁文茹度釋

九百二十

寺九十九之二

十

言文又解所以謂諸侯為臣者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廟正其為臣之禮明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逆下勞故勸其下諸官而警切之使敬其身也言諸侯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者以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玄之問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為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出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領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

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此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陶謨云萬邦黎獻其惟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
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身其質政令不
狃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以正臣
之禮也何知不是臣之與工君臣並勅而以爲獨勅其知大
夫者以下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
勅其臣不勅其君也且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
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以此知勅臣之工
不勅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勅與大夫隨之爲介故云勅
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此
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耳此
等禮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勅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
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非致
幣之類也敬汝在君之事主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
賜之車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獻是
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董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
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有功王
平理之事也言來謀之度之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勅之而
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序
云桐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於
廟也定本集註廟字亦廟於義爲是

求如何新畬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

之辭問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

春禮之勅其車右以時事女歸世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

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披甲執兵也

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畬音餘未力對反起音似措七故反

夏戶雅反疏箋保介至執兵也正義曰此所以勅人也

被皮倚反疏月令準之知保介爲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

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公以天子耕藉田之禮天子親

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之車

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

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爲車右也又明以農重勅車右之意以
諸侯耕藉勸農則此人與之同重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
農之事故勅之也不勅御人偏勸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
車不主輔君故專勅車右明其備君車也言保介之御間者
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
單言之以便文耒耜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云明已
勸人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闕中

為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為晚
春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
書無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
之孟春也日此諸侯來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
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為夏之正月也知諸侯之
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
大廟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禮記周公於
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諸侯時
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蒸
蒸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
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禘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
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曾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
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屆
故勸其車右以其時事即耕田是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
所可求於民唯求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畲田何如猶奈何
也當奈此田何王意急其教農以趨時恐時之晚過也更解
謂車右與保介之義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故謂
之保介也月令注云保猶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
彼云衣皆
保之義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

康年

十六

疏

康年 康樂也箋云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
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

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
於音烏注同迄許之反樂音洛下同見賢通反○
疏○正義曰將大迄至釋詁文於

者數辭皇訓為美於美乎贊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大受其
光明謂為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是其為所美

慶也此瑞乃明見於上天言既為人知又為天知美其瑞之
著也人知謂天下歸之天知謂今之豐熟此瑞本自天來而

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為人見天瑞而歸之天見人歸
而降福美此周德明之豐年至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

豐熟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
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

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且五
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

辨九州土地生植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當穀豫州之界
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

三種注云黍稷稻兗州宜四種注云黍
麥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也

命我衆人壽乃

錢鑄奄觀銚艾

多也。教我庶民。具田器。終久必多。

銚艾勸之也。○序持取反。錢子。珍栗反。艾音刈。銚七遙反。何士堯反。沈音遙。世本云。垂作銚。乃豆反。或作鐸。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共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字詁云。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鑄古字也。今作耨。同獲。戶郭反。本或作鑊。音同。釋名云。銚獲鐵也。說文云。銚獲。禾短鎌也。此則銚器。可以獲。未故。云。銚獲也。小爾雅云。截。頰謂之銚。截。頰。即獲也。正義曰。序具。釋詁文。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也。說文云。耨。田器也。釋名云。耨。鋤類也。耨。迫也。去草也。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所。斷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郭璞曰。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共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云。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銚。獲。禾鐵也。說文曰。銚。獲。禾短鎌也。然則銚器。可以獲。禾。故云。銚。獲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箋。奄。又觀。多。○正義曰。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府寄校。詩疏十九之二。二七。王文。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祈猶禱也。求也。月令

則龍見而雩是與。○噫。嘻。意。又作噫。同於其反。噫音。禧。禱。丁。老。反。又。丁。報。反。見。賢。遍。反。雩。音。于。與。音。餘。入。句。○正義曰。噫。嘻。詩者。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馬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箋。祈。猶。至。是。與。○正義曰。春。官。太。祝。當。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謂。禱。請。求。天。降。雨。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雩。此。二。者。是。此。春。夏。祈。求。雨。之。祭。故。以。二。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雩。恒。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龍。星。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審。之。辭。亦。所。以。足。

有十千之數具說在箋○傳意數至王事○正義曰孔子見
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噫盡之矣則噫
皆是歎聲為歎以勸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為
歎物也此噫字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
勸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勸之○箋意噫至百穀○正
義曰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
則噫嘻之言未是勸成故以為有所多人之聲謂作者有所
衷之美大而為聲以勸之故言噫嘻有所多人之聲至釋
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
故引尚書以當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
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齊其明彼說堯德而聖人道同周公成王德亦如之故
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恒性莫不急於未就情於已
成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
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
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文承成王之下則是
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峻農夫也峻
即爾雅謂之農夫故知
農夫是主田之吏也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

服爾耕十千維耦

於下發民之大發其私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

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
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節一使庄之於是民大事
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
有裡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血血上有塗十夫有澮澮
上有道萬夫有川二夫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里少
半里也藉廣五寸二夫為耦一則之聞萬夫故有遂澮澮言
三十里者舉其成數○後李亦作駿音峻毛大也云疾也
發發伐一本無一發字徑古定反珍之忍反又之入反血況
域反澮古曠反疏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旨務
反廣古曠反疏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以此經旨務
井田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
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
公今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大田云兩我公田
遂及我私是君之意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
之讓下也又彼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駿為大故云大
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
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里每各極望則備及天下矣三十
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

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舍所之而三十則
天下編此出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
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望也。箋駿疾至成數。正義曰
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為疾也冬官匠人云
一耦之伐伐發也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
是王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奔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
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
之竟三十里者王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
田之吏主之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自勸終已
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自勸終已
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
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即號
令其入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
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
何天下之吏則吏者在石之通稱七月傳云駿田大夫駿即
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
為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蓋川
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蓋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
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

府等表

詩疏十九之二

三

張祐

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
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
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
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
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
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
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
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
半里是三十里又少半里也相廣五寸二耜為耦冬官匠
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
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
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一以易傳
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
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溝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
尺溝倍遂洫倍溝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澮塗道路皆所以通
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
路容三軌以南海圖之則遂從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
其外焉早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
遂中鄰里鄰都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
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

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遠人盡
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
每縣下大夫一人甸師每甸上一人鄭長每鄭中士一人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鄭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鄭百
鄭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
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
吏一部唯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會廣深之數皆冬官
之文也徑陸塗道路所容於百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信
以南晦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會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
南晦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且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
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
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會則南北之畔即
是會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
洫東西者九會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
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
而方一也此皆設法且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
於萬夫之外必有六州遠之且
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應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大序下小四

十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振鷺上之慎反下音

路一名春鉏水鳥也一音靈夏戶雅反祀音起

疏

振鷺八句○正義曰振鷺詩者

周公成王之特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

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

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

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

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箋

二王至祀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

之後於祀殷之後於宋故如之也史記祀世家云武王克

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祀以奉夏后氏之祀是祀之

初封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

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

先代之後已言殺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

府寄校 詩疏十九之三 鄉本重校 張祐

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為殷後也樂記註云

殺者舉徒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徒之別封宋

國也若然禧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

街璧大夫衰經上輿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觀禮而命之

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

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為微子但微國本在

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

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其囚使復臣

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

矣但未復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為殷

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

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

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后於祀而漢書酈食其說漢

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祀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王言

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

其意不言湯即封祀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

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充成王業功濟

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

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為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為尊貴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主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主之後者命使郊通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立二王後之義也

止亦有斯容

與也振振辭飛貌鷺白鳥也雖澤也客二

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虞昌

疏

振鷺于飛○正義曰言有振振然潔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之澤色潔白之水鳥而集

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朝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潔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潔白之容非但有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射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

行舒校

詩疏十九之三

余部刊

於終始為可愛之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通即言于飛脣頰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潔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知雖澤也謂澤名為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敬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特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祭大抵曰我於周為客臯陶謨曰虞實在位此及有替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箋白鳥至鷺然○正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朝取其得所為義也以鷺鳥之白與客之威儀前云潔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言飛往西雝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與喻之中亦有潔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

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

之者亦長也譽聲美也○斃音亦厭也厭於斃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之報也

報有謂嘗也

疏

豐年七句○正義曰曲阜年詩者

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曲阜秋冬
皆承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
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承界祖妣則是祭
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
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
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
此序特言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為承嘗而予捕
為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禘雖國常祭謂之
祈報故噫嘻戰戰良

萬億及秬

豐大秬稻也稟所以藏而盛之德也數萬至
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箋云豐年大有年也

亦大也萬億及秬以言穀數多○徐音社徐勅古反廩徐力
鼎反又力莊反倉也秬音獲石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秬
也豐盛上音資下音成德音
遂數萬色上反下曲數億同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皆備也箋云承進界予也○禮
音禮與必蘇反予也注同姓以

疏

豐年多黍○正義曰言今為鬼神
祐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

作洽偏音遍予音與
多有細矣既黍稷之多復有高大之稟於中盛五穀矣其稟
積之數有萬與億又秬也為神所祐豐稟積如此故以之為
酒以之為醴而進與先祖也此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王幣
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于之福甚周備矣○傳豐大至
曰秬○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無秬釋草文鄭璞曰今沛國呼
稻為秬是也言稟所以藏而盛之德也
豐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稟之
所藏為盛盛之德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銓
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德當在稟藏之故言
藏盛盛之德則自德以行若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總鄰於
禾稼雖不在倉廩故特舉其德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
則稟之高在於藏德為宜故言德也山言藏德則稟唯藏粟
也而地官廩人註云藏米曰廩者則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
其散即通也彼稟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足米事故
云藏米自彼注又云廩人舍人舍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為倉
之惣可以兼米粟也則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

之米廩虞帝令藏齋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為酒為醴以米為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用藉田之粟此言稟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秣則與稅民之物而云以為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具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李廩之多容以為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秣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秣毛以億云及秣萬下不云及億應為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秣則不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豐年大有年○正義曰年之豐熟必以大有物豐訓為大故大有年公羊以為六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為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傳皆偏○正義曰借訓俱也亦偏之義○箋丞進昇予○正義曰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

千九一之三一

四

而奏之○瞽音古無目朕曰瞽朕音直謹反本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治直吏反疏有瞽十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大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士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云執磬祝國蕭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具諸器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也

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拘為縣也

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拘崇牙上飾卷然可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執

鼓也祝木也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
於音聲審也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
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縣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
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虞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
如字鄭作棘音龍縣音玄注皆同鞀字亦作鞀音挑尺叔
反圍魚呂反拘荀允反錡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音
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鞀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
蒙有目朕而無見也鞀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
有瞽有瞽○毛以為始作太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
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朝廷矣既有瞽人又使人
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虛其上刻為崇才因樹
置五采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六鼓其鼓
懸之虛業為懸鼓也又有執有執有祝有祝有圍皆視瞭設之於
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
之管已備舉作之嗶嗶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
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
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
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
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文頂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為之
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

寺九一九之三

五

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虞業言設則祝圍以上皆
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矣乃奏之下別言備
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
之也○傳瞽樂至圍揭○正義曰周禮瞽職為大師之屬職
播執祝圍簫管弦歌是瞽為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
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拘為懸也懸之橫者為
拘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拘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
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
為兩解業即拘上之祝與拘相配為一故通解拘與之辨植
者為虞橫者為拘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
位檀弓皆言拘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拘文皆
與虞相配拘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財而謂之為業則其
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為拘既言業所以飾拘則
與之為一據拘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拘
業既橫則虞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虞與業云懸鐘磬
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拘亦木為之也又知崇牙上飾
卷然可以為懸者靈臺云虞業維縱橫則崇牙上飾卷然可
以為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為之如與此二文以
互言業不言拘也虞者立於兩端拘則橫於虞其拘之上
加於大板側音於拘其上刻為崇牙似飾於虞業然或謂之

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箏虞氏之崇
牙注云橫曰龔飾之以鱗屬以六板為之謂之業躬又於龍
上刻畫之為重牙以相懸統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
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懸之繩
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桐虛之上角漢禮器制箋云為龍頭
及頷口銜璧璧下有虎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
璧翼注云周人畫繒為翼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翼於龔
之角上飾鞀多是也知應小鞀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鞀小者謂
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
應鞀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
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
是周法鼓始在心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
大射禮者是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
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
鞀者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
是也祝木控圍揭者以樂記有控揭之文與此祝圍為一故
辨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言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以木可
知而畧之大師注木祝敵也是二器皆用木也卑陶謨云合
止祝敵注云祝狀如漆簞中有推合之者投推於其中而撞
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

寺九十九之三

古

時中

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鞀郭璞云祝如漆簞方二尺四寸
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推名也
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敵刻以木長尺樂之藝者其名
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其拘龔圍敵古今字
耳○藝藝至作田○正義曰藝藝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
謂其官為藝藝故連言之解以藝藝為樂官之意以目無所
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夜也周禮上藝四十人中藝百人下
藝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
小師是以才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
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
視瞭設之非藝自設也春官序於藝瞭之下云視瞭三百人
則一藝一視瞭也注云瞭曰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
樂事相藝注云大師當懸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藝又設
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
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
棟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棟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棟是
應鞀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棟字以東為声声既轉
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故變作田也○既備
乃奏簫管備舉嗶嗶聲肅雝和鳴先

祖是聽

箏云既備者懸也棟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

之。○望華育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珍反又必蘇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千反錫久清反蜜也又音唐方

言云張皇反即乾餹也音唐遂疏曰箏簫編至吹之。○正義

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筴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

言筴筴小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

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

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

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錫者所吹其時賣錫之

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補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

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張皇或云滑餹凡餹謂之錫開東

之通語也然則錫者鍾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

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

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箛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箛箛高也郭

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我客

有底賈氏以為如篋六孔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我客

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

過。○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王德六年刊詩疏一九卷之三三五珍膳八七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

○潛在庶反爾雅作澤郭音潛又音岑韓疏潛六句。正

詩云潛魚池小雅作楷時砧反鮪于軌反疏義曰潛詩者

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

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

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愆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

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

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

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

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

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

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獻月令

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

薦故愆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冬魚至宗廟。○

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

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

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特薦之也月令季冬乃

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朝注云此時魚熟美
不可故隱五年公視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
者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上蠶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
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
魚也韋昭以為薄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
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
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
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此穴
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
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為
王鮪小者為鮪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
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鮪鯉鯉 漆沮岐周之二
水也潛漆也鮪
云荷與數美之言也鱸大鯉也鮪鮪也鮪白鮪也鯉鮪也
荷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鱸張連反鮪音條鮪音
常鯉音偃鯉音里漆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
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漆水中今魚依之

寺九十九之三

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
霜甚反又疏廕反又心廩反字林作霖音山心反義同貉音
洛爾雅云貉叔鮪鮪 **疏** 荷與漆沮○毛以為可荷嗟而數
乃謙反沈又奴廉反 **疏** 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
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衆之魚有鮪有鮪又有鮪鮪鯉鯉是
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
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為助餘同○傳漆沮至潛漆○
正義曰漆沮自鄆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
於京邑故不言鄆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
實此為潛之數當近京邑釋器云漆謂之漆李巡曰今以木
投水中養魚曰漆漆係炎曰積柴養魚曰漆郭璞曰今之作漆
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
漆字諸家木作漆漆小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漆用木
不用漆當從小爾雅也漆潛古今字○鮪鮪大至鯉鮪○王
義曰鮪鮪已釋於荷風言白鮪鮪鮪以時驗 **以享以祀**
而言之也鯉鮪有鯉郭璞曰今鯉額白魚也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箋云介助
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雖禘大祖也

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祖謂

也○疏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

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

諸侯來助神明安慶孝子愛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

禘禘其言不明唯闕官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約秋禘則不嘗

然則天子亦有禘禘禘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禘元年十

二月小祥二年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禘四年春禘蓋此明

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禘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

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二年二月

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

不得為此禘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

治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即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

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

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孔記

祭法禘嘗而郊禘禘謂祭天圓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為禘

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釋又祭釋是宗

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為大祭則郊立大

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之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

大不異過而得小於禘者以四時之外特為此祭大於四時

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禘祭之一則各就其

廟故以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是率輕以

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禘祭禘大也謂禘禘二者俱為大祭

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元熈有來雖雖至上肅

耳及庶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相助廣大也箋云雖離和也肅肅敬也肅肅敬也肅肅敬也肅肅敬也肅肅敬也

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

穆穆然於進大牲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

得天下之歡心○相息亮反注同辟音璧君也注同於鄭如

字王疏有來雖雖毛以為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雖

音鳥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貌則穆穆然而

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

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牲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

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

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為天下所歸是可嘉

也皇考編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

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由皇考能

編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

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為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

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

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為皇考所福

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以

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

以介為助為異餘同○傳相助廣大○正義曰釋詁云相助

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得為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

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

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

為之王○箋雖離至歡心○正義曰雖離和肅肅敬樂記文

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嘗因未至買文而分之耳其

實常雖肅也以言禘祭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慤而越言穆

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為穆

穆也言於薦大牲之牲率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

以往丞嘗或剝或烹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

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陳祭祀之饌故誓云商王受昏弃

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

紂之所弃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故不以為祭名理

亦相假假或皇考經學子孝子之官哲維人文武維

通也假嘉也箋云宣編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

安我孝子謂受命而定其基業也又禘使天下之人有才

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假音暇徐古雅。疏傳假加。○
反哲音哲本亦作哲同。編音遍下同。知音智。疏正義曰釋
詰文。○箋宣編至君故。○正義曰宣編釋言文釋詰云皇君
也。此大祖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加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
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
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
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
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
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
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
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燕及皇

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燕安也。箋云
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

之以考壽多。與福祿。○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
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應對之應。

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為衆之義。故為多也。天之監下。作

為微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

府寄校。詩疏十九之三。卿林宣校。十一。施永熙刊。

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

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

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

美焉。○右音祐。下同。助也。疏傳烈考至大妣。○正義曰以

大妙音泰。下音似。文王妃。疏大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

引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

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

言之。雖大妙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見賢遍。疏載見

十四句。○正義曰。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
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
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
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摠之。按經義

雖一章十六句

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朝今
序唯言始見於武王朝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
不美朝王王意於見畱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
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為首引耳武王之崩至
於成王即改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而朝已應嘗經
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王位乃事改
新成王之於此時親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出始見武王
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等以
為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
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三烈文異
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
助春祀之祭也四時之祭編祭群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
言昭考其意主

於武王故也。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

和在軾前鈴在旂上條革有鶴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
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

交龍為旂條革鶴首也鶴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也辟音璧
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鑿和鈴昭其聲也史於良反徐音英

條音條鶴七羊石本亦作鎗同休疏載見辟王○毛以為

許糾反又許求反注同軾音式○疏諸侯始來朝而見君

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己自

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

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旂上之鈴史然然而有音

聲又以條革為鶴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鎗然而美此旂

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

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

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

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叙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

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
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
以多福使之皆行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今傳世無窮長
為國君也○鄭以外為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
詒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報之意唯此為異餘同○傳載始至
法度○正義曰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龍旂者
族上畫為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
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
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旂上條革有鎗鎗為
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鎗之下主為條革而言其意亦兼

言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於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條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鎡故知鎡為金飾貌即韓奕所云條革金率見昭考以孝以

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考壽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

武王而言昭考故知為武王享獻釋詁文○箋言我至多福○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

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叙諸侯之意此道即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即經之思皇也

純嘏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報之意天子受福

曰大報辭有福祿之言○卑必尔反本

又作俾緝七入反嘏古雅反祿才故反

疏○正義曰俾使

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解

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為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辟去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昭

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於大報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大報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報辭

成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

也俚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饒以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為大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天大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

而見也。有客一王之後為客也。見賢遍反序注同。繼勅律反又作黜同。

疏

有客十一句。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箋成王至而見。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註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依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其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數隊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瞽振鷺或亦一時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

旅

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

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徐又音彫琢陟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駁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

疏

有客有客。○毛以為微子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

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

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
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為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
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絆以
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
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數美微子
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
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
為異餘同○傳殷尚至慎貌○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
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也馬雖戎事乘之
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
云亦亦周也羹羹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
慎貌○箋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
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為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
有客為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為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為亦武
庚也白馬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
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六之
言亦者駿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既
言有客見其乘馬則羹且為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羹
羹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
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眾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
小大
十一

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釋卿大夫之賢者与之朝王
從亦有王率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
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
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執紼以繫其馬
宿一

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留之箋云繫絆也周之君臣皆
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繫陟
立反絆

音半○**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箋云追送也於微子去
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

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
無已○餞音賤樂音洛○**疏**
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

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
○箋周之至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

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
遇其配主雖勿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

之雖留十日不為各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
限聘禮畢歸大札曰旬而稍向之外為稍又留非常如鄭此
言以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
月雖復亂世之法正札亦應當然又聘札記曰致饗明日夕

夫人歸禮既致饗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句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句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箋追送至無已。正義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大威則樂其心是厚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夷易也。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傳。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易以政反下同。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夷。大威則夷易。正義曰淫大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疏。武七句。正義曰武

疏

正義曰武

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

府舒校

詩疏十九之三

一六

吳弗生

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箋大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非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於

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烈業也箋

疏

於皇武王。毛以為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

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於音烏註同。王可謂無強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為強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謀討是

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傳烈業○正義曰釋詁文○皇君至其基緒○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筮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嗣武受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於周七年五伐皆足也

之勝殷遏劉者自定爾功
武亦劉殺者致也箋云遏止者老也嗣子武王受文

王之業幸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遏於葛反者

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疏傳武亦至者致○正義曰武詩音同鄭云慈也汲音急

二年左傳引此云者定爾功者昧也其意言致討於昧故以者為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箋遏止至五

年○正義曰遏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者為老也既言文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

之業也其勝殷已足殺紂而別言遏劉者則所遏非紂也故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衆多之辭謂紂時諸

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善人紂身既已被誅此等亦皆賤黜故得止殺人者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

夫殺此武王繼始伐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殺此謂遏止其時在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

也年者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冀紂變改須待寬暇積

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即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推爾商後三逸厥逸天惟降

時喪推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

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為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

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

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為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之深故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子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子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

廟也○朝直疏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遙反注同○王廟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

朝朝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朝事武王崩之明

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朝自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

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

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雅四篇

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

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

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

慎思繼先緒訪落与群臣共謀故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

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

為此歌也小雅言懲創往時則是攝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

居攝之日抗礼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与此為類稱

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考皆以武

王為言計歲首命諸羣朝皆朝此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

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与人之辭故下篇言謀

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為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以一人之作

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箋嗣王至朝於

廟○正義曰以頌皆成王時事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礼云內

事曰孝王其外事曰嗣王其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

疏

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疏

者闕予小子十一句○正義曰闕予小子詩

能念此君祖文主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繼
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
當早起夜卧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倦也於
乎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
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之○鄭以為周公
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
曹此家道之不成惟此為異餘同○傳閱病至疾病○正義
曰閱病疾病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之後
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疾曹家不為追述武王初崩
之時也言曹家不為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之已得太
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
病亦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環環
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箋閱悼
至之中○正義曰閱者哀閱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
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
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身孤特故云環
環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閱夜並訓為病於文太重孫
毓云傳以閱為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為長

齊魯

詩疏十九之三

二十九

王序

庭直也箋云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
孝謂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
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疏傳庭直○正義曰
至私狂○正義曰茲此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也
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
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之也
文王身為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為上以直道事天為君所
以救民故為下以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
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即
不私狂之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維子小
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

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早敬真也我小子早夜直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
君王敷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解音懈

疏轉為緒○正義曰釋詁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

慎也以上有皇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
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為繼武王之

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為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未可以摠前祖考故知兼念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謀者謀政事也**疏**訪落十二句正義曰訪落詩

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焉訪予落止率

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

判渙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云昭明艾敷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

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艾扶持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

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艾五蓋反徐音刈判晉半反海

音與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

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為之

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此昭考之道悠然而遠哉

就之使我繼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

之才不足以及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

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

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

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

道也鄭唯整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救斂

之末甚家多難謂年幼未甚以此為異餘同傳訪謀至與

散之正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註文春秋

莊三年紀季以鄭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為分

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箋昭明至收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為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為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得是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為群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

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為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

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與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
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
收歛聚之以助已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維予小
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

子未堪家多難箋云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
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

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難如字疏箋多衆
協韻乃且反任音壬下二篇注皆同長張文反

者。正義曰多衆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忠正同但
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忠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

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
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

營治之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
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

者言已得臣之助則堪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
之故以無助為未堪也

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
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

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疏箋紹繼至
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也休許對反

義曰紹繼釋詁文以大夫稱家其家謂其群臣之家故知謂
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

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文相協
故全引而說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彌

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
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為安明為尊

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
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

武王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
以此事告羣臣今為已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一疏敬字十二
本無之字

曰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
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百監在茲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
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

飛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
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
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日瞻視近在此也○易鄭疏敬之敬
音亦主以歧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特掌反疏之○毛

以為成王既謀於朝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
敬其事而行之天之臨下乃光明顯是去惡與善其命吉凶
不變易哉主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人
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

日○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承其戒谷之以謙
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
漸學之今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
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

故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
唯佛時仔有一句別義具在箋○傳顯見士事○正義曰顯
見釋詁云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眾事是士為
事之義也○箋顯光至在此○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

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
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
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
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

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
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
施其所行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
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天謂天

高又高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在上高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小子嗣王也
將行也光廣

也佛大也仔有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有
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
聰達於敬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精漸也且欲學於
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

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佛毛符弗反鄭音彌仔音茲毛云仔肩有克也此二字共訓鄭
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有任也○疏傳小子至有克
德行下孟反注同浸子熄反道音導疏○正義曰上二
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
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
遠故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有克也直以
為克耳傳言仔肩有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推與之為

亦云仔有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箋緝熙至之志
○正義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光明鄭讀佛為輔弼之躬
時是釋詁文釋詁云有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
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
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享之使每日有成
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贊之以積漸也定本集
注漸作浸王身當理政事而言享有光明是王意以已不達
於政未嘗即任其事且欲享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
擇賢中之賢乃從之享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
賢也身方享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
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
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
居攝則王不得朝朝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
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與故於是
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
攝乃代之為主人臣而代天子曠出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
為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
為臣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
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敬之一章十二句

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
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